

给自己的作品编码

曹益君

照例是打开手机 QQ,照例看的是“好友动态”,发现挚友作家高明昌先生又挂散文了,名称是:2015 年散文。序号是:023;篇名是:《我们浴身去》。认真读了,发现文章充满情趣土蛮,言语灵动,表意特别,很长,3860 字。但《华夏散文》刊发了,什么原因?自是品质的讲究。我读了后,对先生作品的编码有兴趣,感觉自己有了些许的内心冲动。

最初的感觉。我想先生对作品编码,就像一见钟情的初恋,我要的就是你,我就要这样做,不要问为什么。因为你一看就知作品是作家今年所作,一看就明了作品是今年第 23 篇,一看就懂得今年目前为止写了 23 篇。在这性情直率之余,我想当先生手握椽笔,含英咀华,吐露芬芳,终结正果,给作品贴上一个编码时,内心一定是甜蜜的。如同母亲叫着自己孩子大毛、二毛、三毛,看到一个孩子鱼贯而入,雀跃而出。此时此刻,一定会呆呆地看着,欣慰、幸福之情溢于言表,而耕耘的辛劳将一扫而空。

再仔细端详,我又觉得先生对作品编码,如同日久生情的情人,有一股难以名状的力量在其中。我一定要这样做,内心有想法、有激情。因为你想,他对 2015 散文的编码是 023,这是一个三位的数字,目标的动力极其明确。畅想未来,今年的散文作品产量起码是三位数,这个收成是铁定的,如同春播的农民定下了秋收目标,又似春蚕吐丝,要结成怎样的茧,心中已是十分确定。再想想作品的三位数,也不是信口开河,记得去年偶遇先生时,我用“井喷”一词形容作家去年散文的创作量。其作品数量之多,文笔之健,乡情之浓,意象之美,使其有足够的自信力量。站在三位数之巅,笑着将要出世的作品,豪情顿生。长风破浪会有时,直挂云帆济沧海,这些自信力量绝不是空穴来风,而是内心生根,拔地而起。如此看来,作家对自己作品的编码确实有意而为,因为作家坚守着自己的责任,相信着自己的才能。

又深情回眸,我更感到先生对作品编码,好似相濡以沫老年夫妇,在平和冲淡中,于波澜不惊里,深藏生活玄机、人生哲理。试想,一篇篇作品的累积,犹如行万里之远,登千米之巅,靠的是持续不断行动,坚忍不拔的毅力,于寂寞难熬中,在千辛万苦里,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,阅尽千山万壑,饱览无限风光。而所有这些美好都要靠点滴积聚,积土成山、积水成渊,方成锦绣美景。同时我又想,在斗室之中,在方格之间,聚精会神,拂尘事于九霄云外,专心致志,笔耕不辍,先生这样习惯,这样文化品位何以会成。不禁让人想到,与泥土为伴一生的农民,闲暇之余,茶余饭后,常会去兜田,即便是年老体弱,也要在农田干些力所能及事,因为对他们来讲,劳动俨然已成习惯,勤劳变成美德,这样农耕文化已渗入他们血液。所以编码写作,当编码达到一定量时,人们写作性情一定会蜕变,伴随文字汩汩而出,内心愉悦是常人无法理解的。而世间一切习惯养成,文化形成,何尝不是由点滴小事,日积月累,凝聚而成。如今,看到先生简单数字的作品编码,又让我幡然醒悟,有时我异想天开:人生教育的种种提醒,有时真的不需要豪言壮语,也不需要字字珠玑,只需几个数字足矣,当然聆听者要有慧心,数字有启迪,会让你警醒,可谓是微言大义。

回头想想,其实给作品编码,国外早就有之。大概在 17 世纪初叶,出版音乐乐谱的作曲家本人、或是出版商,为了区别同一作曲家的不同作品而标上记号,这就是 op 记号,通称是按同一作曲家出版作品的次序由小到小编号。贝多芬是最早有系统地为自己作品编号的作曲家,今日所见其重要作品的编号皆出自其本人之手,如《命运交响曲》是其作品 67 号,可谓是“交响曲之冠”,人们一听这个编号会肃然起敬,编号神奇可见一斑。

曾经有位同事同我讲起,当下人们讲究养生,这也不许吃,那也不准尝,其实人们想吃的东西,其内脏机体一定是有所需求的。正如有些事情,人们想做的,热心在做的,必有其合理成分,因其合理,必然生机勃勃,也必然万象合一,彼此交融。活用奉贤教育新理念“自然、活力、和润”,也是十分恰当的,因为这是一种自信自勉的精神写照。

如此看来,挚友作家高明昌给自己的散文作品编码,看似稀松一件事,其实大有道理在,是心情使然,也是神来之笔。想到这里,我写好了这篇文章,我也会给这篇散文习作编上号码,那就是 2015 散文:05,标题是:给自己的作品编码。

两顿难忘的美餐

陆明光

下乡插队务农七年的独立生活艰苦而有趣,其中有两顿没有入口的美餐特别使我难忘。

有一年新米上场之时,家里托人带来了一块咸肉。我高兴极了,因为有了咸肉,我就可以品尝时令美食——新米咸肉菜饭的滋味了。那天,我特地起了个早,匆匆吃过泡饭,就到菜地去挑选了两棵绿油油的青菜,把咸肉切成豆腐干样的小块,动用了平时舍不得用的菜油,烧成了想念已久的新米咸肉菜饭。这饭油光光、香喷喷,雪白的米粒、翠绿的菜丝,与红白相间的咸肉混杂在一起,煞是好看。这时外面传来了社员们出工的声音,我怕饭闷的太久影响味道,就用铲刀把饭松了松,然后把锅盖搁在铲刀上,跟着社员们出工去了。这天上午的时间好像比平时长,盼了好久,吃中饭的时间总算到了。在回家的路上,想到香喷喷、鲜滋滋的美食,情不自禁咽了几口唾液。急匆匆赶到家里,打开门一看不禁愣住了:地上撒了许多菜饭,马上转向灶头一看,锅盖

摔在地上,灶头上也都是饭块。跳到灶头边朝锅里一看,啊!咸肉不见了,所剩无几的菜饭里还伴有许多泥末、柴屑等脏物。怎么回事呢?“妙鸣”,窗台上一声猫叫,立即使我明白了谁是肇事者。我怒发冲冠,顺手拿起铲刀朝猫掷去!那只猫却若无其事地唱着美餐后的赞歌欢腾而去,一顿即将到口的美食就这样吹了。

不久,我凭购物券购买了一只煤油炉,从此告别灶头,烧饭烧菜方便多了。经过一段时间与萝卜干、腐乳、酱菜打交道之后,想改善一下伙食。于是,一天中午去拦路江边的渔船上买了一斤小鱼。放在煤油炉上刚烧好,队长来通知我,午饭后来过江的粮库出售稻谷。装满稻谷的船马上就要开了,同去的社员在船上大声呼唤。我急忙把煤油炉的开关旋到底,关掉煤油炉后,我嗅了几缕鲜美的鱼香味,拔腿就朝船上奔去。在粮库巧遇插队的临近大队的同班好友,我热情邀请他收工后到我家去聚餐,趁休息时还破

费在粮库边的代销店里买了两瓶啤酒,经过半天的重体力劳动,我和同学拖着疲惫的双腿上岸回家。船到我家河滩,我们刚跳上岸,突然,一阵刺鼻的焦臭味扑面而来,离家愈近,臭味愈浓,糟糕,是鱼烧焦的臭味!我急忙打开家门,满屋弥漫着烟雾。掀开锅盖一看,喷香的小鱼没有了,只剩下一团漆黑乌焦的炭块,连木质锅盖的背面也烤成了裂痕缕缕的焦炭。仔细一瞧,原来我离家时匆忙之中把煤油炉旋钮开关的方向搞错了,把开足火力误作关掉火苗。幸亏煤油炉里的所剩煤油不多,那无情的火一直烧到煤油烧尽,把鱼和木锅盖烧成焦炭后只得罢休了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,我和同学面对着鱼炭,只是苦笑,这一顿美餐当然吃不成了,那刺鼻难闻的焦臭味却充塞在家里,一个多月经久不散。

这两顿美食虽然没有能够入口品尝,然而其色、香、味却时常翻腾在我的心头,成了我插队务农生活乐章中两段难忘的小插曲。

故乡的呢喃

叶艇

回到故乡登埭,已是黄昏。

黄昏,细雨纷飞,落在行人身上,落在行人头上,黑发健硕的行人顷刻变成了佝偻着身子的老人;雨水落在树枝上,似给树枝铺上了一层“白露”;落在路旁的枯草上,像是在上面镶上了晶莹的珍珠。路上遍地狼藉的黄泥,满地的脚印,有人的、有狗的、有牛的。仰望天空,整个天空迷雾茫茫,这或许就是骤雨的前奏!村里开始烟囱氤氲,灯火点起,这似乎成了这个古村收工的召唤。

细雨的天空,天色朦朦,归途的农民,吆喝着骑着身上的水牛,甩着手里的鞭子,穿在身上的蓑衣,头顶着斗笠,赶着牛收工。把牛赶进湿透的牛棚,吃着稻草,时而发出哼哼的声音。也许是白天劳作太过劳累,或是受到了主人的责骂、鞭打。这是它最劳累的季节,沉重繁忙的活使它怨声载道。

这个五月依旧有些冷,寒冷似乎没有褪去的意思。大地已苏醒,燕子也已回归,骨瘦形销枝桠颤出了花朵。片片鸟语花香,处处隔岸柳开,微风轻柔的问候着登埭的农人。那棵高大的苦楝树,苍翠欲滴,茂密繁多。有时,树叶从几十米的高处掉下来,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。

夜色,渐渐暗淡,外面再也看不见人影,只看见古村里家家户户的灯火闪闪。没有月光天空,只有

寥寥无几的寒星。这时,圈里的猪嗷嗷叫,它在向主人喧吵着它要进食了。它一直在等待这顿迟迟未来的晚餐。蒸气腾腾的厨房,米饭扑鼻而香,老远就闻着香味了。晚饭终于要开了,农村的晚饭确实有点晚,它要安排农家所有的牲畜,最后才是自己。

深夜悄无声息地来临,外面的雨声逐渐增大,滴答滴答,像是一座古老的坐钟发出的声音。风也呼啸而起,外面树枝发出唧唧嘎嘎的声音。窗户的格子帘窗,在翩翩舞动,时而左摇,时而右晃。如果关上灯,恰似黑夜里的幽灵。对面的水泥路上,偶尔会有汽车一驰而过的声音,时而有汽车的喇叭声。春雨的夜,劳作的农民都已经熟睡。雨停了,一切都在沉寂中,回到夜晚的宁静。这时,不知谁家的狗崽喔喔的打破了这短暂宁静的夜晚。更打破了我享受这宁静的夜晚。

持续了近一周的雨,不免让我怀念小时候的时光。想念那时的温暖,想念那时的美好,想念它的笑容。那甜美的笑容,就像冬天里的温酒,暖和我们的心。时光总是在我们想念的时候,跟我们玩捉迷藏。这是岁月在跟我们开玩笑,很多东西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离开我们。那些古老的传说,豆蔻的年华,那些光阴的往事,那个被遗落在角落里的古村登埭。我们曾无数次的感叹时光的流逝,岁月的无情。再再月光,漫长的夜,更与何人来叙说。

大团潘氏老宅的“谋诒燕翼”

陈志强

译)中陈奂批注:“诒,遗也;燕,安;翼,敬。言武王以安敬之谋遗其孙子也!”《幼学琼林》中有“燕翼贻谋”,意思也是给子孙留下好的计谋,使他们平安。因此,古人常以“燕翼”为建筑厅堂、楼宇立名、题额,取其深谋远虑、荣昌子孙之意。

明白了其中的道理,我对这幢老宅更感兴趣了。此次再次探访,一定要弄清老宅的来历。轻轻叩门,里面一位阿姨应声开门,她叫潘正芳,正是这幢老宅的主人。

走进老宅,院子显得很宽敞。标准的传统四合院结构,东西两面是四开间的厢房,中间是天井,后面五开间的客堂正对着墙门间,13 间房子加上宽敞的院子,占地约有 300 多平方米。据潘正芳回忆,从她的爷爷到父亲,潘家一直居住在这幢老宅里。由此推算,这幢老宅至少有 150 多年的历史了。在潘氏老宅,我拍了许多照片。客堂间里的雕花木梁、人面瓦当和古建筑上的各种古朴纹饰都令人感兴趣。我觉得,这幢老宅保存基本完好,在大团镇的老建筑中屈指可数。徐氏宅第已被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,而潘氏老宅还鲜为外人所知,很有保护和研究的价值。

接着,我们又来到永定南路 270 号。在临街一间古旧二层楼的后面,是一处残墙断

壁和几根破败的木梁,据说这里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“张家仪门头”和“谦牧堂遗址”,当年由张大金建造。相传张大金在清乾隆年间(1736~1795 年)曾任刑部奉天司主事,后病归故里,在大团筑房数百栋,以谦牧堂最为著名。过去张家门前有乾隆皇帝题赐的一块“比部第”匾额,所以过路人必须“文官出轿,武官下马,行船停槽”。还流传着“盛家有佬有,勿及张家仪门头”的民谣,可见当年的张家之显赫。如今的“张家仪门头”,只剩下残墙断壁和几根歪斜的木梁。在老苏的指引下,我们绕道到张家后面,看到了房屋上面很高的风火墙,这是当年谦牧堂的遗迹,但看上去已经修缮过了。

当天,我们还先后寻访了万竹堂、适庐、存善堂、王家花园等遗址,老建筑大多改建成了现代建筑。我们深深感到爱护文化遗产、保护好现存的老建筑,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。老苏说,过去,大团镇与老街相依的老市河(又称运盐河)上,从

南至北共有会隆桥、百福桥、太平桥、起凤桥、福善桥等 24 座石桥,像飞架在清波荡漾的小河上的一道道彩虹,构成了水乡古镇特有的秀丽风光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从蟠龙桥至三角街的老市河被截断填埋,改建成防空洞,一座座小桥也随之被拆除,被拆除的有蟠龙桥、起凤桥、谱云桥、福善桥等 13 座桥梁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老市河被填埋改建成防空洞,一座座小桥也被拆除,当时连照片都没有拍下来,多么可惜啊。

由此我也产生了一个想法,要抓紧时间,将大团镇上的老建筑用照相机“记录”下来,为后人追忆。最近,听说永春东路部队用的老房子(解放前是镇上大户马家的老房子)即将改造,于是我赶紧去拍了一些照片。



浦东新区大团镇永春北路被列为上海郊区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,街道两侧的房子傍河依水,大多数是明清、民国年间的建筑。与喧哗的新街相比,老街显得很寂静。一幢幢古旧的老宅,一条条幽深的小巷,令人有恍若隔世的感觉。

近日,我与文友老苏结伴而行,沿着大团镇老街探寻老建筑。来到永春北路老街,穿过龚家弄(188 号弄堂),左转右拐行至 22 号宽阔处,一座精美考究的中西合璧古建筑赫然眼前,这是大团镇上为数很少的保存完好的古建筑——潘氏老宅,可与被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徐氏宅第相媲美。这是一个独立的私家宅院,高高的马头墙,气派的大门,尤其是门楣上弧形卷曲的花纹综合了西洋风格和中国传统图案。不久前,我曾独自探访过这幢老宅,当我看到中西合璧的门楣上的“谋诒燕翼”四个阳刻大字时,我感到惊讶万分,感到建造房子的主人品味不凡。当时因为这户人家大门紧闭,我与这户人家并不熟悉,不好意思冒昧打扰,只能从外面拍些照片。

回家后,我查找“谋诒燕翼”的含义。《诗·大雅·文王有声》记载:“武王岂不仕,诒厥孙谋,以燕翼子。”大意为:武王留下了远大的谋猷,用来安定保护他的子孙。《诗经全